

父母亲

□ 高明昌

老家，老家

新楼房造好了，也装修好了，只得一个良辰吉日，搬新家。

前段时间，母亲突然走不动路了，就去医院里看了病，住院了，九天后出院，住在城里的大女儿家养病，住了一个月，病养好了，母亲就嚷着回家。

母亲回家了，小女儿从场地奔了出来，帮着母亲拿这拿那。

母亲老泪纵横，医院不是家，大女儿的家是大女儿的家，再好的家，在老家。

母亲安排在底楼，最向阳的南边，张眼就能看见场地，看见路人，也能看见阳光。母亲笑笑说：这里好。

女儿领着母亲参观了厨房，再参观了厕所，叮嘱母亲如何开，如何关。母亲一边看，一边说，就是太先进了，怕是记不住。

母亲看了一下床铺，问女儿，你们住哪儿？女儿说，你只管自己住适意就是了呀！

母亲嗯嗯几声，突然感觉自己多问了，到了新楼房里，谁住哪儿，谁不住哪儿，已经与她无关。母亲这才知道，现在住的家，不是过去的那个家。

过去的家是一座两层高的楼房，还有三间平房——这是母亲与父亲造的房子。

一年前的八月中旬，这些房子拆掉了。拆房的师傅说，这幢楼房的钢筋太粗了，水泥标号太高了，他们拆了一个星期也没有拆好。他们问我，你父亲为什么将楼房造得这么牢固？我回答不出，但隐约感觉：这里面可能隐喻着什么。

楼房底楼靠东的第一间，是父母的卧房。二楼东面第一间是我的，这是母亲按照乡下礼数给儿子的。

新楼房造好后，原地方将矗立起三幢楼房。一户变三户，一家变三家。母亲知道，这是机会，机会要留给儿女们。

母亲总是东望望、西摸摸。对着散落的客堂后窗，对我说，这木窗有一百年辰光了，为啥不要？我说，今后都铝合金了，木窗是不用的，母亲就没有话了。

也从那天起，隶属于母亲户主的房子将不复存在。

母亲对我说，从这个礼拜起，你打电话给孩子们，叫他们别来老家了。

你在别人眼里是什么

□ 詹超音

厂长，国企使用的名称，老厂的同事这么称呼我到现在。

一位买断工龄解除了劳动合同，一位自己跳槽未得一分补偿，一位惹事最多、被我劝退离开企业，另一位未听从安排让我给除了名。

最后一位发来邀请，他们在第三位开的餐馆邀我夫妇两人共聚。

时过境迁，这几位都胖了，挂满笑脸。他们非但没记我的仇，多的是反思后的感叹。他们都还在奉献，还

是的，别来老家，老家连烧饭、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老家已经没有家。

母亲去镇上住进了小女儿家，三天后“补元气”去了。她要去喂狗、喂鸡鸭，自己没有了住处，与狗鸡鸭没有关系，狗鸡鸭要吃饭，狗要生仔，鸡鸭要生蛋的。

我们在叔叔家的小平房里收拾出了一间房子，让母亲住了进来。我们安慰母亲，请母亲艰苦一年。母亲说不得事，反正很快的。

以前的老家，周末的中午、傍晚，客堂里，灶膛的火光照亮着每一个人的面孔，锅盖的烟气缭绕在每个人的身旁，烟气响着，像在唱一首动人的歌——我们总是有两桌的人，围绕着桌台，围绕着母亲，说着话，吃着菜，聊着生活。

村上所有人家都羡慕，说母亲的子女、孙辈喜欢老家。母亲笑笑，是的，他们喜欢老家。

那时候，老家是母亲的老家，也是大家的老家。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小姊妹告诉我，母亲的听力下降特别快，而且有点木知木觉，要我带母亲去看看，我照着做了，结果是各种化验单显示，关键性指标都在好转。

好转是好事，但母亲确实有点木讷，到底什么地方出现纰漏，我实在吃不准。

我必须多去观察母亲。

有一日，我悄悄地来到新楼房，刚到场门口，就看见母亲在我那幢楼房的前面呆呆地站着，像是要看透墙壁一样，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尊灰色的大理石。

我知道，这个地方原先有她的房间，那里是她和父亲住了几十年，父亲走了，留下她一个人，现在一个人的房间也没有了，取代的是三幢新的楼房，新楼房的房间多了好几间，但严格地说，没有一间算是母亲的。

母亲见我来了，浅浅一笑：走过的人都说这楼房好。母亲还在感叹：老古话，一代还一代，你爷爷的房子到你爸手里也没有了，成了我和你爸的房子，现在是到了我应该把房子交到你和你姊妹手里的时候了。

啊，通情达理，她的名字叫母亲——我落泪了。我落泪还有另一个原因，几十年后，我是否像母亲一样爽朗呢？

在干。如若当初我不逼着他们离开企业，诸位肯定没这么安泰。他们将我这个当年的厂长视作明人：明人不做暗事，行事磊落。

“国”字下面旱涝保收，如果不逼还真不会离开。人挪活。他们都有潜力，一挪，潜力开闸，如注喷发。如果我让这几位窝到今天，岂不误了他们前程？他们就为此感慨，为此感恩。

喝了一瓶黄酒，又加了一瓶啤酒，我话也多，说了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从举杯到分手，争着说话，全是暖语，义气蒸腾。

在他们眼里，我成了贵人。



书法

胡国光（75岁）作

老有所乐 绝技「退休」记

□ 何鑫渠

说旧上海有个闻人掌握一削梨绝技：能单手削梨且皮不断。我祖上也开水果店，父母还是在店中结的缘。我曾好奇地苦练削梨之功，但可能没有削皮天赋，单手削梨时梨总掉地上。不过我改用双手削梨后，竟也练出了皮削后、皮不断还附在肉上的绝技。

此时，食客粗看不见皮已被削、吃时拿走连绵不断的皮便会惊奇。我喜欢吃水果，每削皮梨（苹果）请客，每每总让食客啧啧称赞。我则自鸣得意，颇得小人物之快乐也！当然无削皮技能或怕麻烦者总用刨刀，但当时刨刀削冬瓜丝瓜尚可，削梨（苹果）之皮就有点吃“肉”。

我曾购削皮机，其特别适合削模样周正的苹果。苹果定位后，人转动手柄旋转苹果，苹果皮就被均匀地削下来了。但削皮器一来对水果外表有要求；二来麻烦（用前要拿，用后要洗），削皮机便弃而不用了。我还是采用自己的削皮绝技。

但自从用了日本产的锯齿刨刀，我的双手削皮绝技纯粹成了炫技之举。本来以为刨刀片越光滑越好用，但没有想到锯子和刀片“结婚”后的“锯齿刨刀”十分好用。此刨刀削皮薄而流畅又不粘刀，改用其他刨刀，皮厚而吃力又粘刀。

反正得了朋友从日本带回的锯齿刨刀后，我的削皮技艺无处可炫，只能“退休”了。于是，食梨（苹果）客粗看不见皮削、吃时拿走连绵不断的皮的惊奇也消失了。此为憾！

忘年之交

□ 严伟明

《文汇报》原副总编辑张煦棠先生逝世的惊噩传来，令我悲痛万分。在大家的印象里，张总给人留下了难能可贵的鲜明特点，就是“无官气，不世故，无傲气，不趋时”。他生前在任《文汇报》新闻部主任乃至副总编辑时，非常“接地气”，十分重视与工业企业界交朋友，并亲手创建通讯组。其中，彭浦通讯组就由张总对口联系，每月活动一次，包括互通情况、传达新的精神和领导意见以及探讨怎么写好新闻报道等。由此，我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1994年张总退休后，当时大家有个约定：每年春节的年初五都会去张老家拜年。从张老家住在虹口区大连西路幸福村的时候开始，到张老家搬到四平路460弄文汇报新造的房子，直到张总自己买的临平北路5弄的住宅，三迁其居，历经20多年，每年春节的年初五这天，我们必去拜年。开初是5位同志。近20年来，由于工作调动和退休，我们来往渐少，但每年春节的年初五这天的拜年照常。其间，日用电机厂退休的缪欣源、彭浦机器厂退休的尤伟泉两位不幸相继去世，而后仍然在大年初五到张老家拜年的就是华通开关厂退休的戴少华、上海机械刀片厂退休的赵伯林和原来在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工作的我共三人。1996年11月，张总70大寿时，原《上海经济报》彭浦通讯组为他做寿。该通讯组人员不少都是原《文汇报》通讯组人员。在张总80大寿时，他用手指着身上穿了10年、前彭浦通讯组赠给他的一件羊毛衫说：“这是一件情谊十分珍贵而温馨的礼物。”

我是当年《文汇报》彭浦通讯组里最年轻的通讯员，我的写作生涯就是从那时起步的。1995年3月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上海经济报》应聘记者的考试，在200多人中招聘4名记者的“海选”中，我最终以名列前茅的考分进入报社新闻部，并被破格直接当新闻编辑和记者，正式成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圆了我儿时的梦。迄今，我写下了300多万字各种体裁的新闻作品。其中，《西气东输竞标烽烟起》《宝钢直面反倾销：胜诉率近九成》《同舟共济渡难关——上海企业急援全国抗非纪实》《丢掉的手帕何时捡起来》等10余篇作品分获华东经济信息报刊好新闻竞赛一等奖、上海新闻奖、“中华环保世纪行”（上海）好新闻一等奖和“上海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作品奖”。我本人也荣获“上海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奖”。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张总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作为媒体人，这些年来，我在张总的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集、人物传记和散文集，计有《生命开始的地方》《海立：冷暖二十年——一个记者眼中的上海日立》《新华60年——一位记者眼中的上海新华医院》《梦飞蓝天》《剑胆琴心 上下求索 邱蔚六》《东海瀛洲》等。其中，《邱蔚六传》获评“2018中国医界好书”。每年大年初五到张老家拜年，每当我捎上新著请张总指正时，他总会露出欣慰的笑容，并鼓励我一番，每次都会合影留念。张总在冲印的照片背后，写上充满温馨情谊的话语，然后，他会把塑封后的照片邮寄给我们留作纪念。迄今，我已收藏了张总寄来的厚厚一叠照片。

今年春节年初一上午10点，我按照传统的习惯，想大年初一上午先给张总家里打电话拜年，然后，再确认大年初五拜年事宜。只是这天上午张总家里电话铃响没人接。于是，我打了张总的手机。他声音微弱地说：“我今年春节前患感冒住院了，全身乏力，且肺部感染。今年你们就不要来拜年了。”我问：“您在哪家医院？请告诉我。我们来医院看你。”他说：“你们千万不要来看我。”

张总不肯告诉我在哪家医院，我想，这难不到我。当天下午1点，我约了赵伯林一起，代表正出国的原《上海经济报》总编辑浦祖康赶到市一医院老年科病房向张总拜年和探望，并捎去了我的两本新著。张总的女儿告诉我：“老爸身体比前几天好多了。估计等到一周后，医生和护士节后上班了，就可以出院了。”之后，我们电话和微信联系再三，终无回音。孰料张总竟于日前溘然逝世了！

张总与他的“大年初五”特殊情谊，令人难以忘怀。我深深地记得张总在2016年撰写并获得上海市老寿星征文一等奖《我的节日不寂寞》一文中说：“这份难能可贵令人无比感动的情谊，我是万分珍惜的。这中间凝聚着以往岁月中我们之间交往种种！”是啊，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情谊。

张总与他的「大年初五」特殊情谊